

者（即尼克）在曉識人間悲苦的過程中所嚐受到的酸楚之感。相較之下，「黑」文裏的「我」不免過於光滑透明，平順得不起一絲皺紋。好的小說不能單是情節堆疊起來的，它必以思維膠結情節，這是「黑鴉與太陽」不能算是好小說的原因（以同樣的原因，我們感覺「拉子婦」是一篇好小說，雖然該文中的「我」的態度稍嫌過於情緒化）。當然，若「黑」文的故事脈絡能更為明晰，則透明的敘述者還是能映出相當完整、有深意的故事於讀者眼前的。

最後筆者想一吐為快的一點與「拉子婦」的內容無關：「拉子婦」一書裏有不少錯別字，足見校稿不够仔細。筆者並無意怪罪某個特殊的出版社，事實上，編校有欠精確的現象正是國內出版界的通態。買了一件成衣回家，發現有脫線的地方，我們可能聳一聳肩，說：「馬馬虎虎算了！」可是書籍不比成衣。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出版家的態度豈能不嚴謹？

何昔日之芳草

江聲

書名：文學的史與評

著者：顏元叔

出版者：四季出版公司

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領域裏，以異軍與創業之姿崛起，於今顏元叔先生幾乎已是個道地的過來人。時當文學被視為逐漸式微之際，他始終肯定文學乃是「人生的全面研究」，雖然高全之先生與他商榷「文學的行列式」時指出他邏輯與科學觀念的誤導；西學仍有東傾之虞，他也肯定中國文學的河床深闊，能包容而無慮汨濫，因而引起某先生提醒他注意以西方詮釋中國文學時可能的誤植。管窺所及，顏先生的主要後援是阿諾德、歐立德承紹的西方古典、人文以及理性的文學觀傳統，他的基調是「新批評」，他的作風，則如余光中「白玉苦瓜」序中所言，有擔有當。早期的顏元叔，下筆不能自休，而能就事論事，倒也表現了些當代中國藝術或文學批評裏難得的態度。

他的成就——或基本工作——面目還算清晰，即便以他自己所執的成敗之倚「自圓其說」看，不失穩固的實質。從「朝向一個文學理論的建立」等雛形概念的鼓吹，經由這些概念的建構與延伸，他有多方面的理論方向與批評意識，表達於實務批評洛夫、余光中等人的作品，並且比較中外文學作品。之後，他收攏起那些稍嫌紊雜的方式而專事理論的明朗化，觀念的確立以及更且把握的批評工作，例子是主張民族文學與試析中國古典詩。但是，顏元叔幸而建立批評家的地位，而能擔一方之任，却主要由於他稍能脫棄上述後援、基調與作風三者的羈索嚴枯，得免於完全僵硬，進而具出入由徑，進退有據之貌。這一點，指的是顏元叔轉阿諾德「詩為人生之批評」成「文學批評人生」，作為自己的鵠的，和歸納西方文學經驗，定義「有限與無限」間衝突的悲劇精神。這些標準的確立以及術語的鎔鑄（如定向疊景），都饒富大家風範，闕偉宗旨的意圖，至於此種意圖的價值或可能性，稍後即論。由於這些意圖無論內容或輪廓，都假借西方文學與西方文學思想而構成，他的困局極為明顯：既然偏廢了本國傳統，顏元叔必得單憑困學克服至少下列幾個難題：中西文學態度、生命態度、理

論形成過程等差異甚至衝突。顏元叔迄今的表現可說事倍功半，因為，欲克服上述難題，需要有機的融接，而非唯持之有故的鑲嵌；異同的試探，而非徵之以一途或驗之以一理。「文學的史與評」一書，顏元叔最近的一本集子，就幾乎絲毫不爽地說明了他意圖的價值或可能性。本書是呈現他困境的最佳例子。此書書名令人乍疑作者出入由徑，進退有據，但是，你終於發現它是一面破落的鏡子，草湊的積水。顏元叔嘗有一新中國文學之志，汰舊倡新，不遺餘力，而「文學的史與評」集出，真所謂：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本書有此作用，當大出他意表。

綜觀顏元叔的表現，長於抽象理論的檢討營建而拙於批評實務。他最善於假借理論或術語，即他所說，以理論壓覆於作品之上。我們若考量一位批評家，應該將他的理論與理論運用並比而觀，俾求得他理論根基的薄厚或眼光的鈍利等價值。顏元叔的大病，在理論與理論應用之間的懸殊，令人難信二者本出一人之手。顏元叔批評過很多中國現代詩和古典詩，作者與讀者的反應是，毀遠甚於譽。因為上述懸殊而造成的薄弱與單純，令人嚴重地懷疑他方法和結論的價值。批評家一己的嚴肅、認真等態度常有所短，顯然，如果沒有克服我在前段所提的差異，則批評家不宜只顧人性或文學的普遍性而逃避民族性特殊的挑戰，況且，文學理論能否概括理論應用對象，最可置疑，更不宜僅以「自圓其說」、「只要言之成理」的理論或說法就認為窺盡玄機。除非這位批評家寧願終身只為文學會議宣讀論文，忘記文學批評裏「同情的了解」因素，永遠止於自我滿足的答案。請舉「文學的史與評」中「欣賞賈炭翁」一文某段為例：

……現在，我們試用「新批評」與「新亞里斯多德學派的觀點」，來分析一番。
「新批評」的觀念之一，便是認為「詩是矛盾語」；另一個觀念，便是認為一首好詩，

應該充滿著「反諷」。這兩個觀念，都可以應用到「賣炭翁」上來。「賣炭翁」的語句，呈現出一連串的矛盾，也呈現出尖銳的反諷。此外，這首詩的描寫非常貼切，情節的進展也十分有戲劇性。「戲劇性」這一方面，我們用「新亞里斯多德派」的觀念來討論。「新亞里斯多德派」認為抒情詩或敘事詩，都有一個戲劇結構在其中。這種理論是否貼切，此處不談；但是，「賣炭翁」的情節，的確有一個戲劇結構……

這是典型的顏元叔批評文學。比之於他的理論和標準議論，不啻天壤。讀者不免有一尖銳的印象：他以一知付十用。用左右綑，貧寒之氣昭昭，幾乎奪去他在「文學理論的功用」及其他理論文章中似有的壯濶與深度。有那苛求的讀者，不妨持「欣賞賣炭翁」為「文學的史與評」一書——或顏元叔——的試金石。相似的窘境，也見於伊底帕斯情意綜或識「自君之出矣」中男性象徵的證明。理論知識之宏大與批評表現之薄弱單純尚另有意義：就是，讀者能接受他的理論，而對他的批評實務仍然非常陌生，扞格不入。假借西法並無不妥，不妥者在捉襟見肘的運用。所以，顏元叔的問題不在理論，他的考驗在挽批評實務之頹勢以見信於中國讀者，這似乎才是「文學理論的功用」一文所說「這便是文學理論，通過文學批評，及其藝術批評，而終於文化大局面的實際功用。」試舉一例。林載爵先生曾在「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一文探討楊逵、鍾理和分別代表的臺灣文學根本精神，不失客觀而又情感充沛，「文學的史與評」中有「臺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一文，白描的敘述，平凡的觀點，並且，如大部份顏元叔討論中國文學作品時一般被拒於精神與心靈的親炙感染以外。兩相比較，讀者的趣舍，豈非意料中事？也許，今天自由中國的知識份子尚客觀，主科學，唯恐被目為濫情，遇「民族」二字便聯想到民族沙文主義，知事論文，終始保持那麼一點距離。如劉紹銘先生論七等生，迄今只承認七等生「小兒麻痺症的文體」，曾未能一試這位作者涵蓋的現實成份

和廣大精神面；劉紹銘先生至多拿些既成的意識形態，外國的學說作套套。這種現代知識份子——學者——討論自己民族文化產物時的隔閡，豈僅只源於作者敵視批評家？或許這已經代表兩種團體間迥異的精神與承紹的文化因素了。最可議的例子是唐文標先生一網打盡二十多年來中國現代詩的所有成就。顏元叔先生當然有他苦心孤詣之處，但是，顏先生每作實務批評，則雖自以為邏輯嚴謹，步步有條，而受評的對象（詩、小說作者以及傳統中國文學批評）每每對他感到陌生無比，每每視他為外行人或局外人。顯然，除了方法、門徑之外，是有其他致命處才造成這麼普遍的隔閡，值得三思。堅持學理，固持規律，似乎沒有辦法彌補這種生長經驗和情感。把握不住生長經驗和情感，則所謂批評，借用七等生的話，不過是批評者個人知識的表演，難獲作者、讀者，甚至知識份子首肯。受禍於這種隔閡的批評，「取而觀之，不過是可資多識」，聊備一格，始終徘徊門檻之外的觀望而已。

「文學理論的功用」一文末段說：

中國的舊有文學傳統，並不強調文學的外緣關係；西洋現代的文學批評，也不強調文學的外緣關係。但是，文學顯然不可獨立自固，必須與文化中其他因子發生關係，也可說，文學必須進入文化，文學的討論必須納入文化的討論，如此才能了解文學在文化中確實的地位與功用。所以，我們提倡文學的外緣研究，提倡文學的文化關係……

這段話實際上足以作顏先生的自鑑，此文之初起已經認為「文學的史與評」是顏先生所有意圖的縮影，五臟俱全，姑不論是顏先生草率出書（此書內容駁雜之甚），還是顏先生有意的安排。我認為後者成分較大。以此書看來，顏先生自然是言行相謬。「文學的史與評」的內容可以清楚地劃分如下，有理論、中國現代古典文學批評、比較文學、古代、中古英國文學

解析：

1、理論或文學觀：詭辯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的二分世界、亞里斯多德的悲劇觀、亞里斯多德的文學觀，霍雷斯與古典主義、文學理論的功用，共六篇。

2、中國現代文學：臺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

3、理論實踐（古典詩試讀）：欣賞「賣炭翁」、如何讀一首詩，共二篇。

4、比較文學：何謂比較文學、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回顧與前瞻，共二篇。

5、附錄英國文學講座共六篇：古代英國文學——史詩「貝爾武夫」、中古英國文學——喬叟、中古英國文學——亞瑟王與圓桌武士、中古戲劇、中古民謠與抒情詩、

中古英國文學——「皮爾斯農夫」。

這本書所收集，內容駁雜，為顏元叔先生之最。仔細再看，又分明是蓄意的組合，呈現了一位學者多面向、多層次的專長與關心。但是，拿前面所引的那個抱負來印證以上的劃分，這蓄意的組合不幸地立刻成爲一次淺薄的展示。今天中國人的一大悲哀，就是由於突然的脫節而不得不重複五四前後如火如荼的西學介紹（但這又是必需的），爲了應付世界各文化的衝擊，我們被迫再費心力，試驗中西文化，學說交流互通的可能性。「文學的史與評」第一部份即屬於這種再努力。關於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及霍雷斯一線以降的西方古典文學批評，梁實秋先生早在他「古典的與浪漫的」一書中花數章篇幅詳加說明。篤實的文筆，詳細的解說之外，梁實秋先生並提供給讀者明白的文學批評史意識。顏元叔先生重論此題，有另闢蹊徑之處，機鋒重出（witty）、細節辨疑，出之以他近年來的散文風格，因此，論旨最重，却成爲全書最輕盈的一部份。冠以「文學淺談」，尤其突兀。與這幾位大師論學，若直擬觀瀾溯源，激濁揚清，需以專論（monograph）或完整的論文才具意義格力，顏

先生不此之圖，徒作淺談了事，誠足費解。面對藝術與真理、文學與實體，以及悲劇等艱鉅的問題，欲淺談揮灑，結果是汲深綆短，只能浮掠而過，一不能增進讀者真相的了解，二則顏元叔雖然藉此表現了中國人面臨西學時難得的抵抗力與辨識力，却鑽營細瑣，極不平衡。在此只舉一個例子，這些例子多發生在顏元叔不同意諸大師的時候：說明柏拉圖所說詩人與真理之間「三層之格」以後，顏先生說：

從今天的觀點來反駁柏拉圖，實在如同摧枯拉朽。然後作了一番等同創作形上學的籠統討論。藝術與真理、文學與實際生命、以及悲喜劇之間的關係既然不可能如科學數理般精確地標明區分，論斷者就必須就自己的論斷作完全、確切的考覈與呈示，以博衆信。「文學的史與評」第一部份具體而微，說明了這本書的限度：這本書辜負了「文學理論的功用」中所陳述的：「人生與文學，從客觀寧靜的心志觀之，其最大特色便是『複雜性』」；也辜負了同文中另一句話：「……文學必須進入文化，文學的討論必須進入文化的討論，如此才能了解文學在文化中確實的地位與功用。」我以顏元叔為「言行相謬」，主要指這一點。有個意象，或可藉為助解：在水裏的人，頭在水面，而軀幹四肢讓多雜的水草給纏住了，人只顧應付水草。頭，不是乾着急，就是空蕩一片。

「文學的史與評」一書主要企圖，嚴格說起來，是上項劃分中的1、2、3道。第4、5道加進去，以顯示作者的多向，多層抱負與活動，不宜以填塞頁數視之。第4部份純屬報導，在此不贅述。附錄的英國文學講座，報導的性質也很重，是純粹介紹性文章，普通讀者可一睹異國色調，增加對西方，尤其英國文學中史詩與騎士文學的基礎，宗教性或民俗傳統等認識。總合起來，由於「文學的史與評」沒有序或跋，我們無法知道此書緣何而來和作者自己旨趣真正所在。寫到這裏，只能說，雖然這本書是顏元叔先生著作中的輕量級，它仍然

有不算輕微的代表性。

這本書至少代表了困處於理論與實際之間，中國與西方等衝突中的知識份子或學者的作法。這些衝突無法一氣解決，只能逐步減輕。看完「文學的史與評」，我們認為，看到知識份子或學者因為受困於這些難題而自甘止步，以介紹、搬弄、甚至販賣西方知識為自足，是難堪而遺憾的一件事。我們希望看到他們正視民族情感、民族特性的挑戰，確認國人的需求、潛能而給予誠摯、合理的誘導和刺激。

評「楊子漫談經濟」

許成海

書名：楊子漫談經濟

著者：楊子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自西元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建立一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以來，這兩百